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禪真後史
第八回 舞大刀秋僑演武 拜花燭耿憲成親

詩曰：安居奮勵不忘危，命駕先將尺素書。

女貌郎才應配合，乘龍端不辱門楣。

話說瞿天民見憲兒啼哭，不勝淒婉，撫背寬解道：「回祿大難，係於天數當然。況千餘人家俱為灰燼，何只在爾一人，不必悲切。」濮氏向前施禮道：「寒門不幸，遭此大變，外有百餘處房產，並家下箱籠、文券、衣飾、傢伙等項，盡皆燒燬，寸草不留。況兼兒媳病危，睡於篷下呻吟。韋親家又被朝廷提問，老父亦遭回祿，教我孤兒寡婦何所倚仗，怎生過活？」說罷，悲咽不止。

瞿天民道：「事已至此，徒悲無益。但這灰沙泥土之中，非安人與令媳棲身去處，急移至舍下將養。這裡事業，我自著人料理。衣食使費之類，鰓生盡可供給，安人且省煩惱。」濮氏拜謝。

瞿天民又去探望劉浣、濮太公已罷，即抽身連晚回家，令家僮灑掃三處屋宇，打點牀帳桌椅備，次早僱了轎馬，接三家宅眷出城。瞿天民迎接濮太公等人客廳坐地，婆媳二人自迎眾女眷們入後廳來，一一行禮已畢，當日安排酒席，為三家解悶。酒散後，因耿、濮兩家人多，留在南首大廳內安頓；劉家人少，留於花園內小廳安頓。各送柴米油鹽菜蔬等物，一應費用不缺。每日價輪流差人入城，幫助三家清理地界，淘洗毀物。不覺忙忙地過了月餘，這濮太公因憂鬱成病，耿憲的渾家驚後瘵疾愈凶，瞿天民用藥療治不痊，一老一幼相繼而亡。一切殯殮之費，皆是瞿家支值。

看官，你道耿寡婦、濮太公偌大家私，為何火焚之後使一貧如洗？若不是瞿天民周旋看顧，難免饑寒之慘？原來城市中富戶人家，專一置造屋宇店舖，徵取租息，疊利起家，甚為容易。或遭災惑之變，不留得房產時，貧而不振者多，不如鄉村富室置買的皆是田園地蕩，利息雖微，卻是水浸不濫、火燒不毀、賊偷不去的勾當，起家雖係艱辛，只落得堅而固之，故鄉野村落的富家，若生得子孫誠實的，到底堅久。又一人講道：「這是迂闊之談。人生天地間，死生有命，富貴在天，那分得城市鄉村，易窮難敗？比如村落中住宅，終不然銅板鑄成，不該有火燭的。還不知那孤村僻野人家的苦楚，終朝慮盜，徹夜防賊，焉能如城市中快活？」

看官，這議論你道是麼？看起來也是一理。然人生貧富成敗，自有個命在那裡，纖毫也強不得的。

但看自古及今，務實者穩，僥倖者險。比如那村落人家，雖是一夫一婦的，也有幾間棲身茆屋，當心在意，失火的少。設或有火燭之難，亦不致延燒他屋。便有盜賊竊發，不過是去得些浮財，這田地山園恰是掘不去的。故古人道得好：「從實地上行不險。」你只看濮太公、耿寡婦犯了這房產的病，一火之後便掙揣不起了。這劉浣不下數千金資本，於延寧寺前開一解鋪，也遭在難中。

當日寓瞿家花園內，朝夕雖與瞿天民談笑，每有沮慘不豫之色，瞿天民婉辭勸慰。劉浣道：「小弟感兄盛情，解衣推食，不受凍餒，妻子賴以周旋，兄之情誼盡矣。在小弟無功受祿，終非了局，每每憂愁不寧。若得些小生計，頗能餬口，則中心無愧，雖貧何害？」瞿天民道：「世亂人荒，商賈亦非良計。若圖近便貨殖，兄非市井之流。弟有一計可以膳身，不知尊意允否？」劉浣道：「仁兄賜教，何所不從！」瞿天民道：「大兒七歲，次子五齡，正欲延師就學，欲屈賢弟俯就，便與令郎同館。館穀涼薄，亦能供給數口，權處以圖後計。」

劉浣道：「若得如此，兄之情盡，弟之心安，方免坐食之慚耳！」

瞿天民擇日送二子讀書，長名瞿穀，次名瞿璿，劉浣之子名仁軌，三子同窗肄業，劉浣盡心訓誨不題。

且說濮氏與兒子耿憲商議道：「劉官人為瞿宅西賓，坐食有名。你與瞿師長不過是師徒情分，合家男女叨擾數月，彼雖不言，我實含愧，怎生尋一個長久贍身的計策？」耿憲道：「別無措置，只有百十餘處空地，發脫與人，住基上造幾間屋舍，暫且棲身，多餘銀兩作資本，尋取生理，庶幾可以度日。」濮氏依允，請瞿天民面議此事。瞿天民道：「令郎主意不差，這事盡可行得，我學生還有一好機會，為令郎區畫，此事若成，令郎終身受用，安人老景從容，有無窮之利益也。」濮氏詢問道：「是何美事，得如此利益？」瞿天民道：「事未成，不敢先露其機，倘得成美，則空地可仍然起屋，以取花息；設或機緣不就，再用令郎之議。」濮氏母子口雖感謝，心下尚懷疑惑。

瞿天民別了濮氏，回書室中寫就書柬，打點禮物，喚瞿助往河南見秋官人，吩咐道如此如此。瞿助領了家主之命，即刻動身，一路無話。已至蔡州城內，逕到秋家門首。瞿助舉目看時，秋家屋宇煥然一新，不似舊時模樣，進得門時，恰值秋僑在廳上舞大刀玩耍。

瞿助上前聲喏，秋僑見了，一天歡喜，忙問：「你家相公好麼？你為甚事來此？」瞿助道：「家主托官人福庇，幸得粗安。家主朝暮誦官人恩惠，念念不忘。今有些須薄禮奉上，外有書一封，並乞收錄。」秋僑接了書禮，令瞿助耳房酒飯。拆書看時，書云：

不接豐度，忽已多時。傾注之私，恒切懸懸。緬思雅誼，未審圖報可龜千何日也。恭惟台下居貞養浩、嘉遁自肥、日膺遐為慰。曩門拜別，承論擇婿之托。適有小徒耿憲，青年秀峙，抱負不凡，偉態瓊姿，足稱佳婿。僕薦冰言，俯成姻婭。倘蒙不棄，乞賜星期。謹此叩陳，仰祈丙鑒。至幸。某拜。

秋僑看罷，笑道：「卻原來為此事而來！」即進內對渾家說知。渾家道：「這事但憑君家張主。只是一件，未曾覲面，不知耿郎好歹若何？設或面醜龐陋，日後未免女兒嗟怨。」秋僑道：「瞿子良純樸君子，為吾女作伐，必是佳婿，不必狐疑。」隨即寫了回書並女兒庚帖封固，備下回禮，次早發付瞿助起程。

不一日早到家下，對家主備說秋官人相待之厚，並有回書禮物在此。瞿天民拆書看時，書云：

睽違光范，方以音問久疏為恨，忽辱翰貺，眷顧之情彌至，令人三復，銘刻不勝。恭審閣下道體亨通，闔宅日膺福祉，慰甚慰甚！辱蒙見論小女親事，足感雅愛。耿郎既居門下，英偉可知。射屏之約，敢不敬諾？第不佞中年無嗣，得惠贅臨，無任感戴。大禮之行，遲速惟命。謹此拜復，乞恕不端，幸甚。某拜。

瞿天民見親事已妥，滿心歡喜，才對濮氏將前情一一說知。

濮氏道：「感蒙相公大恩，為小兒重續姻親，這是萬分美事。但路途遙遠，子母焉忍輕離？況囊篋罄然，何物送為聘禮？事屬艱難，恐成虛度。」瞿天民道：「秋公雖係武夫，秉性剛直，不苟家資巨富。妻室甚賢，中年無子，有這一位過房之女，使令郎贅就姻親，彼此相安，始終有益。小生贊襄，決不有誤。安人若慮母子分離，待成親之後，再圖機會，或接令媳南回，或請安人北去，則依然母子團圓矣。聘禮之費，小生一力取辦，不必掛心。」濮氏道：「若得相公如此周全，恩同山嶽，生死不忘！」瞿天民即整頓聘禮，一切齊備，擇日起程。

母子臨期分別，未免牽衣執袂，淚眼相看。有詩為證：

驪駒唱徹淚潸然，子母須與各一天。

行色已隨秋日暮，離魂應逐夢同旋。

且說耿憲辭別母親，瞿天民僮僕等取路往蔡州城來。水舟岸馬，一路驅馳，不覺已到巫陽城口。瞿天民安頓耿憲在客館暫停，自和家僮等先進城，往秋僑家來。秋僑迎入中堂，行禮畢，敘罷寒溫，瞿天民先將禮帖送了，令家僮搬過金銀、珠翠、緞匹、釵環之類。秋僑謝道：「既蒙雅愛為小女作伐，則寸絲尺帛足以為聘，何勞如此重禮，怎好拜領！」瞿天民道：「些須之物，何足為禮。不嫌鄙薄，足叨厚情。」秋僑謝罷，將禮物一一收了。瞿天民又道：「令坦與小弟同舟而來，暫留客館。稟過仁兄，方敢進謁。」秋僑道：「仁兄何不早言，使郎君在彼望？」急令一伙家僮牽馬出迎。

不移時，家僮報新官人已到。瞿天民引入中堂，拜見岳丈。耿憲道：「小婿無父孤兒，子然寒士，幸蒙岳丈不鄙，收錄門下，提撕有父，子道何辭！」秋僑答禮道：「觀卿才貌兩絕，真吾門之佳婿也。小女絲蘿有托，區區暮景無憂。」又請岳母至中堂，禮畢。夫妻二人見了耿憲一表人才，萬分歡喜。當下大排筵席管待，至夜深席散，留人側廳安宿。未免擇日成親，此際鼓樂喧闐，親朋滿座，正是洞房花燭夜，勝如金榜掛名時。閒話不復絮煩。

且說瞿天民自耿憲合巹之後，即欲告別。被秋僑款留不放，只得勉強住下。這壽姑見丈夫聰明溫雅，暗喜所配得人。

但耿憲雖在新婚燕爾之中，恒露歔歔蹙蹙之狀。壽姑心疑，臨睡時就問其故。耿憲道：「感蒙你爹娘招我為婿，朝歡暮樂，實出娘子之福蔭，終日豈不喜悅？奈有寡母在家，使我遠離，倚門懸望，寧不酸心？故每每思及，不覺揮淚。」壽姑笑道：「真癡子，何不早說？迎請婆婆來此同居，做媳婦的也便於侍奉。」耿憲道：「承娘子盛情，但不知你爹媽之意允否？」壽姑道：「我爹爹極仗義的，此事決然慨諾。」耿憲滿心歡喜，當夜解衣就寢。次早，壽姑即對父親說了，秋僑點首留心。

忽一日，瞿天民又辭別起程。秋僑道：「令徒早晚暗中垂淚，為思寡母之故。小弟意欲彌月之後，耿郎與僕從等隨尊駕同還，迎接親母至寒舍過活，使小婿母子團圓，免彼悽愴，故屈仁兄緩留數日耳！」瞿天民大喜道：「感君大德，使嫠婦子母相依，小弟縱再留數月不妨。」二人大悅。

荏苒之間，一月已過。秋僑辦酒餞行，又差二婢、一僕去迎親母。瞿天民、耿憲等作別起行，正是歸心似箭，早行晏住，不覺已到家下，各各相見罷，備道前事。濮氏不勝感激，將空地等項盡托與瞿天民管理；又借些銀兩與兄弟濮魁移回城裡，賃屋開張生理，所有男女分撥與兩家使用。家下事務調停已畢，只帶一奴、一婢共母子四人，拜辭瞿家夫婦，垂淚而別。一路無詞，直到蔡州城中，秋家僕婢先去報知。秋僑率妻女候門迎接，進中堂敘禮已罷，待新親筵席，不必細說。此時耿寡婦母子姑媳一家團聚。正是：

萬兩黃金未為貴，一家安樂值錢多。

這壽姑旦夕孝敬婆婆，曲盡婦道。秋僑見耿憲老成有志，舉止端慤，把一應家業財產盡托與女婿掌管，屢屢差人到瞿家探望，四時饋送不絕。數年之間，耿憲做成偌大的家業，潑天的富貴。這話表過不題。

且說瞿天民躬行孝義，名譽日彰。本州刺史舉其孝廉，辟為衡州州椽。瞿天民力辭養親，隱居不仕，終日與劉浣飲灑賦詩，盤桓笑飲。這劉浣盡心教其二子。忽一日，本縣大尹轉奉本府牒文，差人傳報，行軍副總管張寶相申詳大司馬轉奏朝廷，奉聖旨：

辟辰溪處士劉浣為洛州帥府參謀，星夜走馬赴任。

劉浣聽了這風聲，錯愕不安。原來那行軍副總管張寶相乃是劉浣的妻兄，少負英名，長為龍岡縣騎尉，因剿山賊有功，歷升顯位。當時聞得劉浣遭回祿之變，家道艱難，暗中囑托大司馬誣除本職。劉浣欲辭避不行，渾家攬掇道：「兄妹母女久不會面，我哥哥奉聖旨來請你做官，又不是要你去挑擔，為何反推三阻四不肯應諾？終不成教書是你終身的結果？瞿官人又非你爹親娘眷，終年鎮日價攪擾他，虧你面長過意得去。男子漢頂天立地，自當成器，豈可依人度日？這一番錯過了機會，老死林泉，怎得個出頭日子？」劉浣見渾家譏諷合理，滿口應承。

瞿天民聞此消息，力勸劉浣當行。劉浣次日拜謁縣官，取討長路支應。知縣申詳本府及上司准給印信勘合，水陸二路，皆有夫馬供給。劉浣打點起行，各官皆送贐禮，瞿天民餞別。當日正要動身，只見瞿穀、瞿璿和劉仁軌哭做一處，不忍分別。瞿天民、劉浣一齊勸諭，三子越加啼哭，擁抱不放。劉浣強抱兒子上馬，又被他滾下馬來。劉浣夫婦無可奈何，只得將仁軌交與瞿天民撫養，日後差人接取，就地拜了數拜，夫妻作別，上馬而去。有詩為證：

風逐錦帆新，淒涼別恨增。

臨行重眷戀，三子淚成冰。

且說瞿天民送劉浣家小別後，將仁軌留於自己房內安宿，隨即延師，復教三子讀書，數年無話。閒事不敘，單說這瞿穀年已二九，天資聰敏，惟是性耽遊玩，倦於肄業。當日時逢春景，天色清明，百花舒放，三弟兄同至新息侯廟燒香，遍處踏青觀景。正賞玩之間，忽見一群年少婦人談笑而來。不知是誰家宅眷，且看下回分解。